



许飞： 不完全文艺女青年

文 / 本报记者 陈晓

还会有多少人记得这个从超女舞台上走出来的女孩子，她叫许飞，绰号大头。干净的声音，抱着吉他，在舞台上，她常常显得很孤独。隔了两年，她带来了第一张专辑《恰许同学年少》，坐在采访的沙发上，妆化得很淡，化妆师中途来补妆，也只是给她擦了些润唇膏，不习惯擦口红抹唇彩。身上的条纹T恤也只是几十块淘来的，配一条简单的牛仔裤和一双有点朋克的白球鞋，这样的她看起来很干净。说话有点慵懒，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，把日子过得平淡是她的追求，把歌唱得简单是她的梦想。

许飞

出生年月:1985年10月8日

籍贯:吉林省四平市

毕业学校: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2004级

从小就学习音乐,12岁从老家移居北京。曾在北京部分酒吧(海淀、三里屯等)有过演唱经历。曾经组建过自己的紫晨乐队,担任主唱。2006年超级女声长沙赛区季军,从此开始音乐历程。2006年发行EP《也许,飞》,200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《恰许同学年少》。

城市假日周刊

带领读者走向新旅程!

陈晓

当年的许飞 童年

许飞眼神淡定、喜欢低着头笑，她抱着吉他在舞台上的时候，看起来特别安静，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，而这些气质在许飞看来不是天生具有的，那是生活的累积。

“唱歌对我来说是我一直的梦想，从我能记起来的点滴开始，大概只有三四岁的时候，那时家里还是住在平房，我老是拿着扫炕的笤帚，上面系根鞋带，假装那是麦克风。在炕上站着，对着电视机唱毛阿敏的《黄土高坡》：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脸上刮过……”

“7岁的时候，已经不能满足一个人在屋子里唱了，总希望别人也能听见。那时候家里已经搬过一次，还是平房，但窗户外对着的就是街道，经常有行人经过。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，就弄了台录音机，把喇叭朝外，放着童安格的磁带，自己在屋子里唱，听到有车铃声或者行人说话，就赶紧跑到窗台上，大声地跟着录音机唱出来。”

她爱唱歌，从她童年的时候开始。

吉他

她爱吉他，一有钱首先想到的不是买化妆品、名牌、好看的衣服，而是吉他。“现在又看好一把了，等一发工资，就要去买。”从她想得到一样东西兴奋的样子感觉出，许飞很天真。“前几天发短信给妈妈，要买把吉它，妈妈说家里那么多不够用吗？我的钱都是5号一到卡里，6号就被妈妈取走，比如有1万3，她给我剩3000。这次一定要动作快，想那把吉他想疯了。”

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许飞就迷上了吉

他。“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初中男生，会弹吉他。男生教了一个C大调的音阶，没教和弦，就开始迷上吉他了。东攒西借了200块钱，去了附近一个大一点的城市，买了把红棉吉他回来。”许飞说那个时候喜欢唱歌，喜欢弹琴其实都是一种状态而已，“我小时候很疯，喜欢跑，常常自己在家关起门，听着音乐，抱着吉他嘟嘟地乱弹，就是喜欢听这个声音，自我陶醉。”

从吉林到北京

从吉林的小镇里出来，现在许飞和爸爸妈妈都生活在北京，因为吉林已经没有一个亲戚了，所以很少回去。记得还在上学的时候，每次妈妈送许飞上火车，“要离开的时候，心里都会酸酸的。”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离别中，许飞学着长大。

“12岁的时候开始在北京生活，一直到现在。”许飞回忆说，“一个人在北京，家人都很不放心，有一次妈妈送我到学校，回去的路上，她都哭得不成样子了。”

从吉林到北京，环境发生了转变。小时候，许飞家的条件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，从小都是请保姆照料。来北京后许飞才发现，“学校里的孩子家庭条件都特别好，我跟他们一比，就像是从农村出来的。”

“那所私立学校虽然收费贵，但学校的软件和硬件都不错，能经常安排学生参加一些演出，包括和那英、宋祖英等人同台。而且出去演出时，都是车接车送，住五星级宾馆，虽然学生们是配角，却也能受到别人的款待，前呼后拥的。”

酒吧驻唱

偶然的一次机会，许飞认识了一个弹

吉他的男孩，两个人一起弄了个组合，一弹一唱。两个人找了两家酒吧，一试居然都用了。“当时找的都是小酒吧，一周只有一两天的演出时间，钱给得也特少。还经常是今天有活儿明天没活儿。其他时间我们就自己弹弹琴，唱唱歌，自娱自乐，这样又过了一年多。”

许飞酒吧生涯的最后一站，是在三里屯的“男孩女孩”，这个位于三里屯北街的酒吧在当时还挺有名。

慢慢的，许飞与乐队之间的磨合也越来越好了。而且在“男孩女孩”的收入也都不错，许飞从原来与人合租500元的平房里，搬到了一个月将近2000元房租的房子，还买了辆车，“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条件真是太好了，能住上月租2000块的房子，开着小车，真是太滋润了。”但是这样的生活过久了，许飞也有一些困惑，尤其看着身边有些歌手，到了30多岁还在唱时，许飞就想，难道自己也直到30多岁也还在酒吧唱歌？将来怎么办呢？

现在的许飞

文艺还不够，年轻肯定是

许飞的新专辑《恰许同学年少》，念起来有些拗口，公司觉得专辑的名字很重要，许飞不这么认为：“如果大家是因为名字才去买这张专辑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“这张专辑不是怀念某个人、某件事，而是怀念和青春有关的日子，对于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生来说，有什么比抓住青春的尾巴更重要？不想去过多谈论这张专辑好坏的问题，我想把这张专辑送给曾经青春的自己，以它来怀念这段难忘的日子。”

新专辑由陈升、袁惟仁、周治平操刀，许飞喜欢陈升老师流浪汉的气质，“陈升老师对生活不拘小节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，没想到他更是。他不会限制你在录音棚怎么唱歌，他不喜欢一句句录歌，觉得那样没有连贯性的情感，录出来即使很完美，也没有灵魂。”许飞还顽皮地说：“陈升老师有时候在录歌前还喜欢喝点酒，红酒喝完啤酒，酒量还不错，是个酒鬼啦。”

许飞很享受宣传专辑的过程。“给不同的人推销自己的专辑，会很有成就感，一来杭州就是不停地赶通告，电视的、电台的、平面的，以至于没有好好逛下西湖，只是在车里快速地欣赏了几分钟外面的风景，很可惜。”

在新专辑里，许飞尝试了很多歌曲的填词，之前她听的歌曲只是一种风格的，民谣或者朋克，现在为了更完善自己，她什么歌曲都尝试听一下，经常去淘一堆碟回来。还会去书店买很多书，韩国热销小说什么的都会看，“我只是想知道，自己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到底是怎样的，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。”

许飞在长大，她把唱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有人觉得公司给许飞定的是文艺青年路线，她笑笑说：“文艺还不够，青年我肯定是。我就是无条件地喜欢简单、纯净的音乐，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文艺，但是如果我能朝这条路子发展，也是好事，有个性的歌者越来越受瞩目，那么我就要做个有个性的歌手。”

许飞说艺人们都在努力，有些努力大家是看不见的，她也一样。